

高校學報自信之重建

吳蘭麗

【提要】 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打破了高校學報刊文設置的傳統模式；同時，專業刊的明顯優勢對高校學報固有的綜合性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面對種種危機，高校學報應從其內部和外部重建起自信：對高校學報“特色”進行理念的重構，依據高校學術發展生態，找到高校學報發展的內在競爭力，以建立高校學報內在自信；高校學報的主體，即高校學報編輯應從其素養、品性、格局的內在特質的培養來重建其自信。唯有此，才能重建高校學報之自信。

【關鍵詞】 高校學報 自信 互聯網 特色 編輯

【中圖分類號】 C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4 - 0122 - 09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高校學報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然而，在面對互聯網、新媒體對傳統學報的肢解，在面對學界對個別劣質學報的質疑時，高校學報（這裡指的主要是高校的綜合類學報，因此後文一律稱“高校學報”）需要對目前發展之現狀及趨勢進行再定位，對高校學報編輯綜合素養進行重構，建立高校學報之外在和內在自信，以此探索高校學報發展的新路徑，這應是當前高校學報界面臨的責任與使命。

一、“特色”重構：高校學報之內容革命

高校學報的發展歷程可謂艱辛。當我們懷抱紙媒，還未來得及沾沾自喜之際，專業刊以其專業性、大體量、集約性而獨領風騷。然而互聯網、新媒體如狂風暴雨般打破了我們剛剛建構的特色化藍圖，當然這不再僅僅是高校學報所面臨的困惑，也是專業期刊需要共同應對的問題。真正的特色與創新不再僅僅是追逐熱點、前沿、獵奇的外在的新，它們是對“特色”的理念上的創新，是植根於高校學術發展內部規律的創新，這些才能足以支撐起高校學報的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

首先，如何從理念上對“特色”重構。內生性的創新才是根本，我們的新是學報間相較而言的新，在量多情勢下以質、以特色取勝。我們的新是綜合刊物較專業刊物的新。目前為學界和科研評價體制所認為的權威期刊是來自相關高校院系或研究機構的專業期刊，他們依託於獨立科研機構，因而顯得“專”和“強”。學報要創新，就要有自己的思路和理念。早在 2011 年 3 月，由高校入選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中的 17 家學報自主聯合創辦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

（簡稱“網刊”）正式誕生，由此加快了高校學報專業化、集約化和數字化建設的進程。據知網數據顯示，2012年9月29日前18家加入網刊的期刊數據，通過總庫的下載量為106,632次，通過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入口的下載量為204,886次，後者比前者多出92%，……可預見未來影響因子上升的標誌。①哲學學報、政治學學報等諸多以專業刊模式呈現的高校專業期刊陣容，看似突破大拼盤的固有模式，但仍未超越以往專業刊所建立起來的權威性，可以說仍亦步亦趨效仿他人的理念。

何謂“特色”？“特色”是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本質性的規定。“特色”具有相對性與絕對性的兩面，其相對性表現為兩事物在比較中突顯其各自的差異性，即事物都是在與他事物的比較、對話中存在的；其絕對性表現為在於與他事物比較中，其本質屬性的彰顯，這個本質是獨一無二的、無可替代的。因而，“特色”的相對性中顯示的事物的外在的規定性，而其絕對性中顯示出的是事物的內在規定性，外在性是在與他者的比較中顯現，內在性是其內生的，後者顯得尤其重要。然而，早期我們對高校學報特色欄目的探尋過程中，過於注重特色的外在性，其特色變成一種隨波逐流、應景性的欄目設置，或者盲目追逐某些優秀刊物設置特色欄目的做法，形成又一種新的千篇一律。外在的比較在於凸顯，凸顯又不是其最終目的。因而不以盲從和獵奇為目的的辦刊理念才能真正重塑自己的特色；然而凸顯又是手段，如何凸顯是理解特色的重要一環，立足於自身的內在規定性，立足於刊物自身現有條件和未來發展趨勢，建構起的新特質才足以區別於他者，並以其自身不可替代性而存在。

其次，基於高校學術自身發展規律去挖掘學報之特色與創新。只有基於挖掘現有學術歷史和捕捉未來學術發展趨勢，高校學報才能建構其自身的特色。縱觀當前學界，無論是國際學術還是國內學術的發展都早已呈現出高度分化之勢，高度精細化和分化意味著交叉和跨學科發展的可能，而此種態勢正成為高校學術發展的蔚然之勢。新興的交叉學科不再僅僅是拘泥於單一的學科背景，它需要多學科的對話、爭鳴和融合，從而延伸出新的研究方法、範式，提出新的研究問題，此種新的學術發展思路和趨勢挑戰了傳統的單一學科的權威，同時也對傳統的專業刊提出了挑戰和應對。然而，此種發展趨勢和學科推動卻為高校學報帶來了契機，並為其生存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高校學報依存於高校學術發展，走跨學科和交叉學科之路將破除其多年來被質疑的“魔咒”。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交叉學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領域，以新方法、新概念、新範式等突破了單一學科發展的瓶頸。

交叉學科不僅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滲透與融合，也是大學科門類中不同學科的交叉與融合。交叉學科基於邊緣學科和交叉點上的重要問題，它是以問題帶動學科互動與內在融合，而高校尤其是綜合性高校具有與生俱來的天然優勢——多學科存在與精細化發展，這為單一學科衝破其自身瓶頸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重要學術和現實問題不僅帶動多學科交叉、對話，生發新興學科，且它以新的視角和研究方式重新審視單一學科，並推動其發展。因而高校學科的優勢必然促使高校學報無論是以交叉的新型問題引導，還是交叉學科的新型研究視閥吸引，又或者是基於交叉學科、單一學科比較研究，學報將以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新面孔呈現出來。因為單一學科目前已經難以解決重要的學術和現實問題，如環境生態、生命科學，這些國際重大交叉議題，以及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經濟驅動力、現代性與傳統等重大熱門議題；大科學時代的到來，技術高度發展，一項技術的突破，單一學科再也無法解決；單一依靠工程和技術能解決的問題，卻解決不了其背後的倫理悖論；僅僅空談理論而沒有實證的支撐也難以說服大眾。以上種種表明，走交叉、

跨學科之路是當今高校學術發展的必然，更是高校學報“特色”之路的依存所在。

由此，交叉所彰顯出來的含義，已不再僅僅是內容、學科的交叉，而是方法和視野的交叉，它們如何體現在我們的欄目中？以區域研究特色欄目為例，它是融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哲學、新聞傳播等不同學科的多層面的研究；跳出該地區，我們可以有橫向的比較視野，如與相似地域比較、在中國現象下探討，甚至參與全球對話；我們還可以有縱向的視野，與歷史、與當下，甚至進行未來的展望。“特色”絕不能因為自身狹隘的視野而自我毀滅，無論是主編還是編輯對於“特色”的重構直接決定這個刊物能走多遠、多久。特色欄目應該不僅需要不斷注入新的內容，更需要編輯以宏大的比較視野和框架進行把握，才能使其具有持續的活力與生命力。

當然，“特色”是一個需要不斷解構和建構的過程，這也類似於高校學報在不斷“折騰”中成長的歷程。然而，此舉皆須源於高校自身的生長點，這是高校學報賴以生存的基點，“特色”為保證其自身不可替代性，就不會一層不變，它會隨著高校學術發展而不斷變化。關注和展望高校學術發展動態和趨勢，才是高校學報生存之道。

二、編輯角色辨析：高校學報之渠道革命

社會學角色理論中的“角色”概念最早來源於戲劇，原指規定演員行為的腳本，後被社會學者引入社會學理論中，用來特指人，角色在社會關係中的地位規定了人的社會行為。G·H·米德將角色引入社會心理學，認為人的自我實現和發展是通過角色來實現的。R·林頓，將社會角色分解為作為相應社會人的權利與義務。概念作為設置邊界的東西，無論角色為何，處於社會特定關係中的主體角色會因其身份理應承擔的義務及其享受的權利而構成了其角色的豐滿性。編輯角色處於學者與學術成果之間，是兩者之間的平台和中介，如同“渠道”。因而編輯既有學術共同體特質，又與學術成果命運息息相關。編輯工作基於學術共同體，但又需要超越學術共同體，以編輯的特殊角色身份將不同文章按照一定編輯理念進行篩選和整合，因而編輯評價學術共同體與學術共同體自身認可標準有不同。基於此，理解編輯權利與義務邊界才會更清晰。

權利與義務是一對法律概念，二者相對存在。編輯權利與義務不是嚴格法律意義上的權利與義務的關係。義務是道德或倫理上的應盡責任。權利說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但更多的是消極意義上的權利，近現代之後的政治哲學家主要是基於道德基礎上談權利或者基於功利主義的基礎上談權利，進而將其編入法律。談起權利與義務，我們總會把義務放在首位，認為獲得相應權利是以履行相應義務為基礎的。權利與義務還具有強烈的時代性特徵，理解現代編輯角色，理應在當代社會中考量編輯權利與義務。編輯權利是編輯成其為自身角色所擁有的正當權益，編輯義務是支撐其角色的條件。編輯義務乃編輯職責之所在的具體內容，如欄目選題策劃、文章編校、文章推介等。編輯權利是充實編輯角色的基石，即作為編輯應該享有的學習資格和權益。然而編輯權利與義務往往不可分割，職責之所在亦是為自己爭取權利，使之成為一名合格的優秀編輯，編輯享有權利亦是為更稱職地履行編輯義務，兩者互為辯證。

然而，作為一名優秀的高校學報的編輯，對其權利與義務的理解，實則需要基於我們自身處境的考量（因為綜合刊有別於專業刊），我們理應在擁有增強自身編輯權利的基礎上，突破自身瓶頸、夯實編輯責任與義務。明晰以上對高校學報高度分化之後的交叉優勢的分析之後，高校學報編輯更應立足高校學報發展特點，努力發揮好自己作為學術資源發掘和學術產品推廣的“渠道”身份作用。因為其一，高校學報編輯生長於高校，他們應對不同學科門類發展規律和趨勢做全面

系統的瞭解。專業刊編輯往往專注於自己的學科領域，而綜合性的高校學報因其以往關注多學科門類的特點，這一以往被外界詬病的“劣勢”成為了新型交叉學科發展之後的一種“優勢”（高校學報編輯往往一個人負責多個欄目），在長期與多學科學者打交道的過程中，編輯主體對某一學科發展規律和動態有了很好的瞭解，並能有效促進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因而，無論是在學者專家庫，還是選題方面已經形成自己的資源庫，這為交叉學科、跨學科欄目設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二，新媒體的出現，網絡信息化的發展對紙質媒體的衝擊，如何發揮好“渠道”的作用？這一問題成了高校學報編輯的又一嚴峻挑戰。學術信息越是需要快速傳播，越是傳播得廣泛，就越需要有一支專業的隊伍對內容進行精加工，而高校學報在這些年已經積累了一支穩定的、專業的、有經驗的編輯隊伍。無論傳播形式與平台怎樣改變，這種對內容的加工與編輯始終是高校學報的優勢。因為高校既掌握了擁有雄厚科技力量的自然學科優勢（無論是科技的內容還是手段方面），同時也擁有一批長期紮根於多學科團隊的專業化編輯，他們瞭解學科特色和規律，能夠融入學術共同體，在交叉學科、跨學科的新平台上共同應對學術問題、提出學術問題。高校還是一個信息技術平民化、大眾化的最佳場所，這裡有充滿激情、活力和智慧的年輕的頭腦，傳播平台無論如何更新，都能迅速被高校編輯熟練掌握。與此同時，學報編輯與各學科學者保持的網狀人際聯繫，能保證編輯成果在各種信息平台迅速、廣泛傳播。學報編輯還能利用不同信息平台，將歸屬於不同學科門類的成果進行互動式傳播，以達成其與交叉學科和團隊的互動與對話，甚至起到培育交叉學科團隊和資源庫的作用。

三、編輯自信重建：高校學報自信之根本

無論是高校學報渠道的變革，還是內容的變革，都源自高校學術發展本身，這是綜合刊之與專業刊的不同，也是高校學報與生俱來的優勢。而高校學報之自信的重建的根本是來自於高校學報編輯主體之自信重建，編輯主體的內在自信源於其內在素養與能力的提升。編輯自信，不是來自外在評價，更不是編輯身份和編輯符號賦予的，是編輯自身生長於學術共同體之中產生的。學術共同體之所以有其自身自信就來自這個共同體所共同確立的學術對話的框架、學術話語體系、學術品性。這也是學術共同體所獨有的特性。編輯自信不僅是其知識數量和程度的提升，更是編輯綜合能力與素養、眼界與心境、格局與見識的擁有，這是編輯自信的內在特質，也是高校學報自信建立的根本所在。

（一）能力與素養

優質的稿源是學報的核心與靈魂。編輯是否能選拔出具有價值和影響力的作品，不僅來自於編輯的學術修養和眼光，更來自於編輯的學術操守，即對於學術的深刻理解。高校學報因其綜合性，其編輯會涉獵各類學科，而首當其衝的最具挑戰性的是編輯應該有能夠把握和判斷學術發展的宏觀能力，這決定了編輯是否能挑選出具有學術價值和影響力的論文。編輯能力與素養是超越於純粹學術共同體的。編輯會按照學術期刊辦刊理念在學術共同體中，有選擇性地進行篩選、組合，因而對於編輯產出的學術成果，是編輯理解中的重要一環。一方面學術論文作為編輯成果的最終產品，它與一般的商業消費品有著本質的區別，當然，學術成果不遵從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前者是精神產品，對社會可能產生即時性或長久性的思考與影響；後者是物質產品，生命週期短，更換頻繁，且按照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更多地以各種獵奇、名人效應、迎合時尚或者一味追尋所謂熱點的、瞬時性的需求來吸引消費者，學術編輯絕不能以此種消費主義的態度來對待學術作

品。一般意義上的消費品，即商品，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按照市場的運作模式，需求產生供給，消費品的產生依靠市場主導和消費者需求決定的，那麼是否說，學術期刊的產生，學術作品的產生自然就來自於綜合或研究機構的教師團體和研究人員這個大市場的需求，他們的考核、晉升就成為需求的主要來源呢？很顯然，這種需求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狹義的對於“需求”的理解，學報產生之初是為了學術的爭鳴、學術的互通、學術內在生命力的彰顯。我們不能僅僅從目前的學術產品和成果的最終的體現，或者從其大眾化的表現形式將學報的意義和功能定位為某些特定群體和人服務。而學術的發展和尊重學術生態規律才是學報發展的根本，學報非應某些人或某些機構需求而產生和存在，明確這一點，編輯才能獨立挑選具有學術價值和影響力的論文。

何謂學術的影響力？學術論文的影響力有即時的，即對於前沿性學術理論問題、難題的研究；有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與追蹤；也有對未來學術發展和預期可能產生的研究範式、研究體系、研究視野的衝擊和影響的論文；更有對傳統基礎學科的艱深探究。學術價值及其影響力決定了編輯對於作品的判斷。而對於學術影響力的理解是編輯，尤其是綜合類學報應該首要明晰的問題，專業刊可以固守自己的學科，哪怕是按照目前大眾化影響力來評價的期刊，如文史哲之類，但是對於綜合類刊物來說，按照目前追逐所謂影響力的效力為評判的話，學科分佈格局則會產生如同市場化一樣的後果，文史哲基礎學科，甚至其他邊緣學科則乏人問津。大學科門類，如經管類則大行其道。在學科性質上，前者屬“小眾”學科，後者則屬“顯學”。^②

何謂學術價值？這裡的“價值”有兩重含義：第一種價值是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層面的客體滿足主體的需要之內涵，因為認識論基於本體論，主體需求須回歸主體的本體論內涵，即對所謂“編輯學者化”的理解：首先，編輯有想要成為學者的主動要求，即編輯學者化是編輯的主體選擇行為。無論是編輯行業要求日趨提高，來自編輯自身對於提高自身學術水平的要求，還是來自於外界對於編輯素質提升的硬性要求，編輯被動接受繼續教育以滿足其學者化的需要，終究都是來自編輯的自我選擇；其次，編輯需要意識到，編輯與學者二者並非相同的身份個體，編輯既需要具備學者氣質，更應成為一名職業編輯。編輯成為學者與學者成為編輯都需要不同路徑才能達成，並非因為我們提出編輯學者化，那麼編輯就能成為學者，學者是對於某一或某幾個領域有著深入研究的專業人士，編輯除了在文字把握方面需要專業化的基本知識儲備之外，更需要有著對文章內容的鑒別力和敏銳的編輯眼光與視野，推出好作品，使之產生學術反響和社會影響，因此這就要求編輯具有多方面的跨學科的宏觀學術視野，而不僅僅只是執着於某一個領域。進一步推而廣之，對於編輯職業自身研究形成一家的編輯學亦是一門專門的學問，所以，從事編輯學研究的人，也可稱其為學者。這樣來看，編輯學者化這一概念將更為廣泛。理解編輯主體的本體論內涵意在對學術價值這一概念的釐清。

第二種價值的內涵來自經濟學意義上的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這個看似抽象的經濟學意義上的人類勞動的價值，事實上是通過理性的價格體現的，是在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勞動強度等的整齊劃一的標準下用數字衡量出來的，因而經濟學意義的價值是具體的，經濟學追尋的是效益最大化，其終端需要可以通過量化勞動完成，而前者所說的價值是一個哲學意義的終極體現。學術何其神聖，並非僅能以期刊評價體系中幾個簡單的數字就能反映的。儘管學術無法簡單化定義，但正如馬克思對價值的界定，編輯勞動成果的產出始終還是存在一個為業界所公認的標準，那是基於產品的“一般”的、“無差別”的特性，這是否可以說，編輯產出在學界自有定論和認同呢？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學術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文章內容本身，也體現在刊

物對選文的標準。儘管，有些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並非能在短期內引起大家的關注，有的並非當前熱議的話題，在一定的時期未能被學界和作者群體所關注，即所謂轉引和影響數據很低；有的也並非名家，但卻能敏銳地提出學術問題，成文現在看來也許尚不成熟，它們隱藏著的重要學術價值需要編輯敏銳的判斷。尤其同時面對各類評價體系的時候，我們有時會放棄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學術操守和堅持，而去追求一些刻板的數字和指標。當然數據和指標本身並無對錯，只是看的人出問題了，數據和指標就被污名化了。這都需要編輯具有較高的學術素養和學術判斷。

（二）眼界與心境

就高校學報產生歷史來看。1906年6月東吳大學創辦《東吳月報》，創刊號為《學桴》。其宗旨在創刊詞中即已開宗明義“表學堂之內容，與當代學界交換智識”，“交換知 /（智）識”這一關鍵詞，顯然都將學報視為交流學術的最佳平台和工具。^③可見，學報成立之初意在促進學術的交流與對話，營造自由的學術氛圍，彰顯學術的魅力，並非我等從前所理解的綜合學報僅為解決高校教師職稱和學生畢業之用，也僅非服務於本校之用的各類功利主義式的定位，此種想法實屬有違學報創辦之初衷。反觀之，學報作為學術聖地是高校學報編輯學術化的可能性前提條件，也是高校學報與其他期刊雜誌之不同和特殊性之所在。學報回歸獨立學術氛圍，是綜合學報重新發揮其學術魅力的開端。高校學報生長於高校多學科門類，有著與學者保持密切聯繫的自然的優先條件。理性認知綜合學報決定了編輯的心境與心態，作為一名學術的園丁，作為一名學術期刊的責任編輯，我們本應恪守學術的發展生態。

何謂學術？2000多年前西方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其朋友的捐助下，在雅典城的阿卡德摩（Academos）建立學園，“學院”或者後人所指稱的“學術”一詞即緣起於此。柏拉圖在此教授哲學，當然古希臘人的哲學涵蓋了現在所說的一切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尤其是現在哲學與數學這些基礎學科。很多人因熱愛學術慕名來此求學，當時著名的數學家歐幾里得來到雅典城每日每夜地學習柏拉圖的所有著作，學習幾何學與數學。學園沿襲了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對話或者叫辯論式的授課方式，師生之間自由切磋，平等探討，自此創造了希臘時期最為生態的學術氛圍。學園因一群熱愛哲學、數學、政治學的人而興旺昌盛，來到學院求學之人為學術而學術毫無功利之心。古希臘時期人才輩出，熱愛和從事學術就是人們重要的生活。如今，行政與官僚體制的介入，讓原本自由的學術之風背負著重重枷鎖，尤其是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盛行，一切都可以量化成為目前看似最為合理的標準，從前為學術而學術的生態變為混亂和無序的狀態。其實不然，無標準亦是一種標準，莊子說“無為”而治，無為本身也是一種作為，是一種真正遵循自然之態的做法。無疑，一些期刊數據庫也被貼上功利化的標籤，它們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檢索的工具和分析的工具。然而今天，無論是行政機構，還是期刊自身或者學者自身都過於強調其學術評價的功用，而讓這些核心期刊收錄的機構變成資源配置和學術利益博弈的地方，實乃有悖於其初衷。正如朱劍老師所言：“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但評價機構既然能夠從學術共同體手中奪得評價權，要讓學術評價真正回歸學術共同體。”儘管這並非易事。因為在當前的學術生態環境之下，除開幾大核心評價之外的同行評議難道就能規避其對於權力的貪念和濫用嗎？比如現在的同行評議，“其評價結果的公正性也許連評價機構的排行榜還不如。因此，評價權力回歸學術共同體的過程必然是學術民主重建的過程，只有讓學術民意有充分表達的渠道，只有對評價權力實行有效的監督，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才有望真正建立。”^④“對於‘三大核心’及所有的評價機構來說，明智的進路選擇在於，退出學術評價，回歸評價數據開發者的定位。如此，‘三

大核心’及類似的名頭或將成為歷史，今天的評價機構將以新的身份出現在學術界，而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的重建也將跨出實質性的一步。”^⑥相信，在學術逐漸獨立，期刊評價體系淡出，行政制度化干預退出的未來，學者不再為發文而發文，具有學術價值和影響力的作品會自然生成和誕生，學報不再被動遵從所謂的市場規則，而按照其自身良好的生態期刊環境發展，那時高校學報可能也就不再是一塊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了。

（三）格局與見識

2017年1月17日凌晨，隨著南京大學CSSCI評價中心的數據發佈，新一輪刊物之間的競爭與抗衡在各種網絡平台爆發。高校文科學報仍然以其量的優勢位列於C刊之中，在有人歡喜有人憂的排名中，我們是否平心靜氣地去看看專業刊物的影響？我們與他們之間差距何在？綜合性的烙印是不是隨著交叉學科的發展就順理成章轉為強勢呢？諸如此類似乎令人大倒胃口、不合時宜的問題確是我們應該面對的真問題或者遲早都要面對的真相。當前高校學報面對著來自兩方面的拷問：其一，我們之於專業刊的交叉與跨學科優勢，可以在何種程度上略勝一籌？如何做到學科間壁壘消除以至真正的內生與融合？其二，紙媒衰落之後，如何應對和處理刊文之間的關係，即所謂的交叉與跨學科特色如何通過特有的方式呈現出來。只有時刻保持進取的姿態，才能不斷反思自身的問題，學習他者以此提升自己，勇於超越自我，直面問題。作為期刊大國，我們要有以質取勝的期刊強國的抱負。期刊需要突破語言的界限，進行學術的國際對話。當面對國際學術界，我們的精品要真正能與之進行學術的碰撞，能在國際學術界獲得應有的話語權。

四、結語

《詩經·豳風·鸛鳴》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寓意趁著天還沒有下雨的時候，趕快用桑根的皮把鳥巢的空隙纏緊，只有把巢堅固了，才不怕人的侵害。其寓意與背景與如今高校學報面對的情景極其相似。“暴風雨”層層遞進，專業刊的步步緊逼、網刊時代的轉型、學報自信之重建等，高校學報在尋找自己突破口與搶佔學術先機的基礎上，如何能走得更穩更好，還須秉承以下理念。

1. 技術革新與學術堅守。紙質媒體曾經一度成為主宰人們閱讀的利器，然而科學技術發展帶來了新新媒介時代的繁榮，QQ、微信、電腦，尤其是手機閱讀改變了人類的閱讀習慣，外在形式無論怎麼變化，學術期刊的編輯仍要秉承學術使命辦刊。學術是期刊的生命和靈魂，然而若能將技術植入的特性考慮進來，將技術與學術融合則是兩全其美之事。傳統的學術期刊辦刊模式不得不修正和思量，能否加入編者、作者和讀者的“真實”互動，或者是與審稿專家的互動，各種人性化的概念和因素被編輯和網絡平台考量進來。比如，筆者所在的《華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微信平台，在今年推出的文章中，對應重點文章的微信都配置有由編輯部專欄編輯約來的讀者、作者甚至是學術愛好者的悉心導讀，導讀意在提煉和挖掘文章的亮點，供本學科和其他交叉學科共同方便閱讀所用，在做導讀和尋找導讀寫手的過程中，編輯與作者、讀者產生了實質性互動，因為編輯只有在深度瞭解文章內容和價值的前提下才能參與同導讀寫作者的討論和修改，同時在互動過程中產生學術的爭鳴和學術話題的拓展。而《武漢大學學報》則在微信平台加入中肯的雙向匿名審稿專家意見和編輯部意見。審稿意見與本期文章同時推行，且置於文章的首位，不失為一種大膽嘗試，這不僅僅是一種視覺的衝擊，更是辦刊人嚴謹治學的體現。人無完人，文無完文，只有還待提升空間的文章才可能擁有更大學術價值的挖掘。即使是一方大家，寫作、思

路、邏輯俱佳，但不同學術場景和時代背景的轉換與推移，此文仍有推進空間。種種微信平台推介文章的方式改變了以往微信平台平面化的“點讚”固化模式，形成了立體化和生動化學術爭鳴的生態場景：學者與讀者、學者與編輯、學者與審稿專家、審稿專家與編輯、編輯與讀者的真實而豐滿的互動。可見，技術是催化劑，合理利用技術的功用將事半功倍。“現代性的工具變革不能取代學術本位”，^⑥技術終究服務於學術，這樣才能體現出學術的獨一無二性和不可替代性，即編輯創新理念和辦刊風格。當然，技術的日新月異，也極易稀釋和磨滅學術的內涵。各類期刊的網絡發佈平台和數據庫的建立，將編輯、審稿專家、作者、讀者原子化為一個點，即他們全由鍵盤上固定化的按鍵來操控。編輯成為審稿、編校過程中的一個簡單的環節，而不可能主動全程化參與，甚至可以完全由機器取而代。而編輯看到的審稿意見、作者修改意見只是一個個文字的堆積，如何有機地在新媒體助推下有效駕馭其功能，完成學術期刊的全新使命還有待編輯同仁繼續努力探究。

2. 創特色仍須以“文”固本。在新新媒體衝擊下的編輯策劃和欄目設置被撕扯得七零八落，因為高校學報以交叉和跨學科的特色欄目在紙質媒體可以得到很好的呈現，然而新媒體卻將其肢解。一個好的綜合刊物，要麼有名家，要麼有好的選題來支撐，但也無法保持每篇文章都是上乘之作（專業刊是有可能在量上以集群方式規避這個問題），或者一直有好的選題持續來做（要選擇的點即所謂“問題”很多，但是“問題”都是有現實性和時效性的，專業刊可以一直在自己學科領域內談某個“問題”）。反之，可以順利應對電子刊碎片化的局面。高校學報在其走創特色——走交叉的辦刊思路引領下，以研究的問題、研究方法、研究範式為專欄的突破單一學科的模式，目前也受到新媒體傳播方式的影響，而傳統技術平台無法集中展現交叉學科優勢，如何有效利用技術平台更好顯示高校學報之優勢，高校學報有責任與義務同學術出版平台共同打造以展現交叉學科和多學科特色的新媒體。2014年以來，由高校學報和超星數據庫共同打造的“域出版”，正是探索一種新的發展思路，迎合數字化發展的主流，試圖打破紙質刊與電子刊的壁壘，打破大一統的大學科模式，打破學報地區隸屬，等等。如果說“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是從學術期刊自身困境出發採取的數字化對策的話，那麼“域出版”則是從重構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新秩序的高度對學術出版體系的重新規劃。^⑦

3. 建構中國特色評價話語體系。刊物需要根據其自身生態發展確立一個評價標準和體系，那麼如何確立呢？讓我們先看看我們的期刊先行者早已步入國際化軌道，試圖擠入國際期刊評價體系與其一爭高低。然而困難同時也產生了，要進入國際話語體系，我們的選文、文風、翻譯方法，甚至是專業術語的對接亦會存在很大的困難，何談學術爭鳴與碰撞，尤其是在對中國本土問題的學術研究中，基於地域的特殊性與中國語言文字的豐富性、複雜性，欲想達成互通何其之難。然而，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此。其一，當我們將很多西方的理論、概念拿來之時，並沒有追溯其存在的時代和理論背景，因前提未經中國化的預設或者說已然西方化的預設而結論呈現必將會陷入各種悖論。其二，未經反思與批判的文章進入國際期刊評價體系何談爭辯與對話，我們的研究如何能進步與創新。能否進入其期刊評價體系不是根本目的，在與他人進行深層學術話語的對話下，建構我們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研究框架、研究範式，那才是根本。正如習總書記在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就要體現其繼承性、民族性與原創性、時代性。這兩對辯證的關係生動解讀了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的過程。學者理應立足如今中國之當下（無論是中國之現實還是中國之理論），重新回到傳統，解讀經典，並在學習前

沿理論、先進研究方法、嚴謹的研究方式的過程中，構建中國本土研究話語系統和框架，因為研究主體身份的地域性決定我們最終言說的還是自己，無論是在用傳統的、還是他者的話語，我們都是在當下的傳統和中國語境中進行言說。而學術期刊編輯則應是超越性地站在學術研究者和其文本之上的：於傳統，我們在尊重作者對經典文本的解讀的基礎上引導其對當下的回應；於西方，我們在忠實於作者嚴謹解讀原著的基礎上，批判性地反思現代中國問題，形成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和框架，並形成中國特色的期刊評價體系。中國高校學報定能通過發揮自身不可替代的多學科交叉優勢，逐漸形成具有新氣候、新格局的學術平台，並推動和催生更加生態的學術繁榮之景象！

當今高校學報之發展還需要我等編輯同仁的繼續努力，尤其是青年編輯同仁的不斷探索，真正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高校學報發展之路，為編輯出版事業的繁榮發展，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①葉娟麗：《中國大學學報：制度變遷與路徑選擇》，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②劉京希：《誰是學術期刊質量的最終鑒評者》，載李向玉主編：《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7頁。

③仲偉民、朱劍：《中國高校學報傳統析論——兼論高校學報體制改革的目標與路徑》，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④⑤朱劍：《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與進路》，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⑥子夜：《學術本位與華文本位——論現代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的主體性問題》，載李向玉主編：《總

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92頁。

⑦桑海：《新新媒介時代的學術平台——以域出版為中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7年第1期。

作者簡介：吳蘭麗，《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編輯部常務副主編、副編審，博士。武漢 430074

[責任編輯 劉澤生]